

今年的柴火， 够烧一个冬天

文/方竹

腊月来了，我们要赶在一场雪来之前，做好储藏柴火的准备。母亲说，今年楼上的柴火，够烧一个冬天。现在的竹木炭火，比较耐燃。言下之意，是叫远方的我放心。我们彼此放心，牵挂便有了安放之处，以免心挂两头，常常惦念！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打工人，我为自己能够给父母一份温暖，便自认为是最好的报答；能够给子女一份关怀，助力他们健康成长，仿佛就是一种成就感，是内心的小小安慰与幸福。此生不能发“达”致富，但小富即安——能够赡养父母，能够抚养小孩，我就是我自己眼里的骄傲。活不成一个“人物”，至少活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刚正不阿，方方正正。只是人到中年，谁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呢？生活的苦说来话长，人这一辈子最苦的莫过于既要承受现实的风风雨雨，又要有勇气展望未来的烟火。

就像我的母亲，天天都要我父亲上山砍一担柴，一担就是两捆。日积月累，我们老屋楼上，码好了不同的柴火。看到那些柴火，我的母亲眼角都是光芒四射的，因为堆砌的柴火，储藏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一个冬天，一堆柴火，不仅是一种温暖，而且还是一种希望，让心底有了寄托。

对别人而言，柴火只是柴火，但对我母亲来说，那是内心的安慰，可以想象到无限多的未来，只要遇到要烧柴火的时候，就上楼取。储存好了，为有源头活水来，那是生活看得到的希望，踏踏实实，仿佛取之不尽。

过日子，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父母的思想，既有传统的执着，又有活好当下的享受。我母亲喜欢说“辛苦耕来快乐呵”——就是一日三餐都要在白天里付出劳动，去耕耘，才有夜晚归来，安心享受生活的快乐，才有好好享受快乐的好心情！

我母亲最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今天你在上班没有？”

这是我母亲心底的一种担忧，她始终认为我们和他们一样，一天不在田地里挖挖土、锄锄禾，那一天该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一天没有去劳动，就没有一个心安的理由。生怕我不去上班了，我这一家几口就没有了一日三餐。

庆幸的是我们这样拼命工作是可以“养家糊口”的。劳动让自己快乐，也让自己心安。因此，中年人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被“失业”，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很多人深有体会，虽然苦，但是很快乐。

作家李筱懿说：“先谋生，再谋爱。”先好好爱家人，然后再慢慢爱自己。中年人最大的安全感，是手有余钱，心有闲情。好好工作，努力赚钱，慢慢爱自己，爱生活。

努力经营当下，直至未来明朗。为了生活，拼尽全力，那就是生命本该有的样子。大家喜欢说“搬砖”，努力码，就成了高楼。看到我父亲那一排排堆砌好的柴火，我母亲温暖地笑了，满脸的幸福，我也放心了！

她是清代版“李清照”

文/张觅

清代闺秀关颖，是当时著名的女词人，也是个极有生活情趣、深谙生活美学的才女。虽然古代女子活动范围大多在闺阁之内，但是她心细如发，善于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细微清妙的美好之处。

关颖出生于钱塘一位秀才之家，从小聪明灵秀，她曾经学书于魏滋伯，学画于杨渚白，学琴于李玉峰，博采众家之长，于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她最擅长的是作词，著有《三十六芙蓉诗存》及《梦影楼词》行世。

长大之后，关颖嫁给了她的姨表兄蒋坦。蒋坦家中并不富贵，却也是书香门第。关、蒋两家住得很近，关颖与蒋坦从小常在一起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又互相倾慕。因此婚后，蒋坦对关颖十分疼爱。关颖字秋芙，因此蒋坦称她为秋芙。

关颖心思巧妙，很有生活情趣。她曾经在金属盆器里把戎葵叶捣成汁，再掺杂一些云母粉，用来拓染诗笺，把诗笺染成蔚绿色。她就在这样美丽的诗笺上，为蒋坦抄录《西湖百咏》，字迹秀媚可爱。

蒋坦曾为关颖做了一件画满梅花的衣裳，她穿上它，满身都是盛开的梅花，看上去好像是绿萼仙子一样翩然于尘世之间。每当暮春的时候，她翠袖凭栏，鬓边的头饰蝴蝶栩栩如生，仿佛不知道春天已经逝去了。

有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桃花被风雨所摧，花瓣飘落在池塘中。关颖拾起花瓣摆成字，做成《谒金门》一首：“春过半，花合也如春短。一夜落红吹渐满，风狂春不管。”“春”字还没摆好，一阵东风来，把花瓣吹乱，飘散满地，秋芙怅然不已。蒋坦笑说：“这真是‘风狂春不管’了。”夫妻二人相视一笑作罢。

关颖在春天所种下的芭蕉，到了秋天已叶大成阴。秋来雨风滴沥，枕上闻之，听起来仿佛生出无限惆怅。有一天，蒋坦便在芭蕉叶上题写：“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到了第二天，蒋坦便看见芭蕉叶上续书数行云：“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字迹清秀柔媚，正是关颖手笔。蒋坦不由得笑了。

婚后的第四年，他们夫妻俩

从蒋家的大家庭中分出别居，住在西湖畔一个小院中。就这样，夫妻俩在西湖畔居住了十年，蒋家每月给蒋坦几十两银子，作为他们的家用。蒋坦好客，经常邀请朋友来家论诗，秋芙便默默支持丈夫，如果家中没有余钱，便典当一些衣物换钱待客。

有一年秋天，朋友邀蒋坦同游月湖，夜深后蒋坦被风寒所侵，第二天又聚会醉酒，回来后发烧几乎丧命，后来才慢慢恢复。第二年蒋坦又发了背疽，接着又发疟疾，正好临近秋试，他抱病登车赶考，还没到考场，就已经是神志不清了。仆从把他抬了回来，过了一个月病才好转。后来蒋坦又患恶性痢疾，在床上躺了三个月，疼痛难忍。蒋坦在六年之中，三次患病，关颖总是在他病中服侍，衣不解带。

她原本就体质娇弱，曾患肺病十年，常感叹：“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他病了三场，她禁不起劳累，也病了三场。

关颖最后一次生病，住在娘家六十余日。能够日夜不停歇地照顾她的，只有蒋坦和她的妹妹二人。关颖平生最重情感，病中尤其依恋丈夫。蒋坦一回来，她总是派人把他喊去，他去了之后，她只是痴望着他却不说一句话。她的妹妹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自己已经命若悬丝，恐怕在仓促之间不能和丈夫诀别，他来了，她就可以放心而去了。蒋坦闻之，肝肠寸断。

在一个春日，关颖竟一眠不起，还来不及与丈夫告别，就病逝了。

蒋坦后来著有《秋灯琐忆》一卷，记录他们夫妻生活点点滴滴的美好与温馨之处。在他笔下，关颖灵俏可人，才华出众，是每位君子所梦想的淑女模样。这本书文辞优美，感情真挚，当时传诵一时。秋芙被林语堂形容是中国古代最可爱的两个女性之一，另一个是《浮生六记》里沈复之妻芸娘。



奔跑 (外一首)

文/非鱼

三尺箭，六钧弓，猎猎如风
赤壑如刀劈，黄沙漫天飞舞
是谁次第点燃烈日？
焦土如灼
江河之水，在血脉里奔腾
止不住的奔走与追逐
是宿命的魔咒，还是生命的伊始？
放飞的头，是流放的恶魔
还是逃逸的梦想？

鸟儿把巢穴筑在天边
在第一滴晨露里，口吐天籁
未经胎生的箭羽，穿越而来
一些命运退潮又在泡沫里降生
浅蓝绽开，深蓝止不住地席卷
云朵飘起，云彩自天边初现
囚禁一夜的太阳在山头羽化
鸟儿开始了浴火的飞翔
羽毛飘落，母亲的叮咛里
阿甘开始了奔跑……

那片意外的霞

亿万年的光影里，那几秒
太阳被困于虬枝
一些童话，在园子里惊鸿一瞥
那个春天
甲壳虫还需要一段葳蕤障身
藤蔓还需要辨认天空的颜色
一些被审视的稚嫩
从大于天际的眼底逃逸
在荒芜的园子里泛滥

被遗落的种子，藏身缝隙
胚芽恣意发育，粗壮或羸弱
都不曾懂得审视的意义
积雨从不预知明天
却盛装了一个季节的天色
晚霞，宿露
直到夏天，也未被晾干
一只蚊蝇飞过，我看见了
腐草般细长的花脚

一叶芥舟，轻坐雨池
桃源津口五百年一次的摆渡
那片意外的霞，没有被棹打碎

秋夜

文/谭竺

波光粼粼映月明，金桂飘香沁人心。
花影绰绰立湖旁，泥土芬芳气清新。
云洲花泽流连返，玉阶听琴绕梁音。
柳烟拂浪掀面纱，南山花港醉游人。
潇湘先贤唯德馨，佛塔禅院陋室铭。
泊雁系舟湖堤岸，松雅湿地诗画境。